

# 说起个窝窝想起个你

●杨晓兰

近几年，做饭相对从容，能自己做的绝不买，能在家吃的绝不出去。实践出真知，我的厨艺是突飞猛进，尤其是那些麻辣菜操练得更得心应手，郫县豆瓣酱、大红袍火锅底料一搭配保准活色生香，或者只要一包海底捞生产的“筷手小厨”就能搞定。某一天，我在清理压完饺面的馅烙床子时，忽然就生发了一个推筱面窝窝的念头。

我一直觉得，筱面窝窝是筱面饭里最高级的一个版本，我说的是纯手工做出来的窝窝，而不是用馅烙床子换个底子压出来的那种窝窝。曾经有人给我推荐过可以一次压制出七个筱面窝窝的馅烙床底子，我拒绝了。在吃的问题上，还是认真一点比较好。

我把从馅烙床上抠下来的那一小团面反复揉搓一番，就在厨房的大理石台面上很认真地推了起来。我念念叨叨地数说我爷爷的窝窝推得如何如何好，一面回想着他老人家推窝窝的一招一式，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揉、按、推、卷的动作，虽然不很成功，但隐隐约约似乎有一种叫做灵感的东西从手掌底下滋生出来。

从那时后，每次做筱面我都会揪一块面练练手，但长进不大。直到有一天，我推出了一张薄而均匀的面片，并且卷得像模像样了，我确信我一定能学会推窝窝。

截至目前，我的推窝窝技术还在实验阶段，又慢又不稳定，时好时坏，还不

能批量生产，但理论水平提升不少。我觉得推窝窝的那个“推”字是成就窝窝的关键一步。之前，我其实一直是按压，而不是推。按压的结果就是面团无法舒展，而且和石板贴合太死。这样的面片子短而厚，一揭就烂了，即便卷起来，品相不好，品质糟糕，更不会有那种轻薄的大面片子绕指翻飞几圈，被卷成一个桶子那样的艺术效果。

推窝窝的高手我见识过不少，但要我做评委的话，第一名一定是我爷爷。

我爷爷这个人脾气古怪，不随群也不随和，我行我素固执己见，从来不强也不属于人情世故家长里短。这些特点，放在一个成功的人身上是个性，放在一般人身上就是毛病。我爷爷当然是一般人，因此，上述几点自然就是人家诟病他的理由。我爷爷其实是辉煌过的，十七八岁(大约一九四七、四八年)就在县贸易局当保管，被人们公认为“有办法的人”。经济方面也宽绰，在他的哥哥，我大爷爷丢了骡子的时候，他能一下给掏出足够买一匹马的钱！骡子换马！一扫我大爷爷丢骡子的绝望懊恼。我爷爷这种豪爽大气，这种底气十足的潇洒不是辉煌是什么？

解放后，他就到了大同一个叫做鸦儿崖(音“年”)的矿上当了工人，不是一般工人，是队长。赶上了“六二压”，被压缩回村了。这一压，彻底终结了他的工人生涯，变成了农民，不是一般农民，一个给大队赶马车的农民。

后二月二的到来。

## 三

不知不觉中，二月二就到了眼前。

住平房小院的时候，朔县人家都备有一两个水瓮，不管是井水还是自来水，都先担进瓮里储备起来，一般的水瓮能存放三担多水。朔县人过年的水瓮有个讲究：大年三十“接神”前担满水瓮后，一个月中只能续水，不能清理瓮底，需要一直等到二月初一的午饭后或晚饭后才可以彻底清理一次。

水瓮好是好，但有一个缺点是它把活水放成了死水，时间一长，瓮底就会泛绿毛，影响水质。应对的办法就是勤

朔县年俗杂忆(七十七)

# 二月二（上篇）

●陈永胜

播水瓮，即是每隔三五天或六七天，把水瓮里的余水舀出去，擦洗干净。这种做法就叫播水瓮。一个月不播水瓮自然不会卫生，但朔县人认为正月里播水瓮会坏了一年的好运。于是，宁愿吃水不卫生些，也绝不能坏了全年的好运。说来也怪，那时从未听说过由于瓮里的水不卫生而致人生病的事。

我母亲一般是二月初一的午饭后就把晚饭的用水从瓮里擻出来，倒在盆盆里，然后便把水瓮扳倒平躺在地上，再把头钻进瓮里，清理得干干净净为止。

## 四

我十来岁的时候，朔县人吃的还是井水。我们十家巷口东侧操场街赵平义家的大门口就有一眼水井，供我们全巷和操场街、马神庙巷、砖窑巷的部分居民使用。平时拔水不算紧张，但到了二月二这一天就得排队了。

记得有一年，大约是1973年的二月二清晨吧，天还未亮，母亲就把我从盖窝吃筒喊起来：“赶紧些哇，你夜黑夜不是说耍跟你大大引钱龙呀？”

“不着急，先穿好衣裳。赶得早还不如赶得巧哩。”父亲不慌不忙地接着母亲的话。

我急忙穿好衣服，在母亲给戴上小

(上接第1版)

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丁来杭 于伟国 于志福 万立骏 王小春 马立群 王可 王刚 王红(女,满族) 王志民 王希勤 王学成 王宝山 王建成 王洪祥 王超 王瑞贤 王毅 王巍 方向 巴音朝鲁(蒙古族) 巴莫曲布嫫(女,彝族) 邓秀新 古小玉 布小林(女,蒙古族) 叶赞平 史耀斌 冉博(苗族) 白尚成(回族) 丛斌 包信和 吕世明 吕忠梅(女) 吕建 吕彩霞(女) 朱明春 刘仓理 刘修文 刘俊臣 闫傲霜(女) 安天亮(土家族) 江金权 汤继建 安立志 安兆庆(锡伯族) 许为钢 许达哲 许安标 孙其信 孙宪忠 孙菊生 杜小光(白族) 杜家毫 李宁 李纪恒 李

我常想，我爷爷的古怪离群一定与这些人生命遇有着隐秘而必然的联系。

像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男人一样，我爷爷一般不做饭，唯独做筱面的时候，才会露一手。也可以这么说，只有金贵的筱面才配得上我爷爷的重视，也因为我爷爷的参与，吃筱面就显得隆重而庄严，甚至有了和吃油糕吃饺子同等分量的仪式感。从和面到擻面，他亲力亲为。我爷爷和面有讲究，和的是“一水面”，就是一次性把水泼进去，泼到比例适中。你想吧，这一水面不是有难度？我一开始和面，不管和什么面都是软了加面，硬了加水，手忙脚乱很狼狽，还总是毛毛糙糙疙疙瘩瘩和不光滑。就一水面这个事情，我觉得我爷爷其实是个高标准的人——没有难度的事情他是不屑于做的。

和好后面，爷爷将面团成一个柱状立在面盆里。这时候，奶奶就请出了那块豆青色的石板。那块石板真是一块好石板，光滑油润，有玉的光泽。见识过玉石以后，我常常揣测那块石板或许就是一块有年头的玉石籽料。有多大潜在价值，不好说，但凭我奶奶的性情和对物品的珍爱，石板应该有些年代了。

我爷爷揪一块面，放在石板上团那么几下，手指并拢，手掌发力，一推就是一张大约和他手掌一般大的面片。这时候的面片还只能叫做窝窝坯子，需要轻轻揭起来，顺势在手指上卷成了桶状

桶手套后，就睡眼朦胧地跟着父亲来到井台前，担水的人已经排了一大串，有的人已经架起担杖往回返了。此时，天黑得看不清人的面目，但担水的街坊们却相互打着招呼，盈满井台的祝福之声与井里罐头的碰撞之声扭在一起，脆铃铃的别有一番风味。

吃井水的年代，村里人用的多数是轱辘绞水，省力气，但一次只能下一个罐头适合一家一户或几户人家使用。城里的公用水井显然不适合轱辘绞水。朔县城里的四大井一次能下罐头好像有十来个吧。就是我们用的这个井，并不算大，但一次也能下三四个罐头，也就是说同时可供三四个人拔水。

如今“80后”出生的城里人，大概已

不知道拔水是一回事了，在此我想补上一笔：上井台担水，需要的工具是一条担杖、两只水桶和一个带一丈多长的大拇指粗细的麻绳子的罐头。一担水大约需要七八罐头的水才能装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朔县人桶担还基本上用的是木匠箍的制品，七十年代中后期铁桶才取代了木桶。

话不觉说远了，还接着说和父亲引钱龙的事吧。

大约等了十几分钟，我父亲终于拔满了一担水，右手拿着那个木罐头，担杖放在左肩上，一边猫腰勾起两只木桶，一边喊我回家。“大大，我给您儿献上罐头哇。”

“赶紧回哇，怕你拿不动哩。”

我只好跟在父亲的背后欢欢儿地走。

## 五

我家的水瓮放在堂间。那时人们不富裕，家家户户的堂间不安电灯，对，是黑摸的。父亲担水回来后，母亲已把那盏煤油灯点亮啦，是墩在正面的大红纸箱上的，放射着暖融融的光芒。

此时，母亲早已把那个面捏的“钱龙”放在了水瓮的半个盖子上，只见“钱龙”的脖子上栓了一根鲜艳的红头绳。

才算成型了。爷爷手大，推出来的是大窝窝，立在笼里足有二寸多高，基本和笼沿齐平，从上看就是一个一个很规则的圆圈圈。我想窝窝之名应该就是来源于这些圆圈圈——一个圆圈就像一个酒窝，很多很多的圆圈并列就像蜂窝！叫窝窝绝对恰如其分。

我爷爷走了已经十二年了。在我的记忆中，他屈着小腿靠着墙或者被子半躺在炕上的形象依然很清晰。伴随那个姿势的神态很专注，而且总是盯着一处看，一看就是老半天。现在想来，爷爷一定是在思考着什么，或者有什么心事无处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我们小时候，爷爷的这种专注是有一定威慑力的，这种威慑丝毫不逊色于他当工人时发的那根厚实生硬的皮裤带。

关于皮裤带的典故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和大我四岁的三姑是很能闹腾的，尤其是爷爷睡午觉的时候，我们俩总是不闹出点动静誓不罢休，皮裤带是奶奶吓唬我们的最后一招，奶奶说：睡醒你爷来，拿皮裤带抽你们呀！实际上，我爷从来没抽过我们。

我是从小看着我爷爷推窝窝长大的，我是孙辈中伴随他时间最长的一个，这一点无可争议——长房长孙女！我当然也是吃爷爷特意给我推筱面窝窝最多的那个孙女。说我爷爷推窝窝第一名有点狭隘和私人，不过在筱面窝窝的标准问题上我还有发言权的。至于推窝窝，我只能尽力而为了。我也一把岁数的人了，又不准备到饭店应聘面案师傅，推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

我没把我爷爷推窝窝的手艺给传承下来，多少有点遗憾。可是，骨子里，我还是不可避免地和有些相像，而且越是上岁数越像。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人有种，谷有垄。这简直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先把桶担放下，叩还没放锄锄哩。”母亲说着回屋里取出一枚崭新的“二分”钢镚溜进了水瓮里。同时笑着给了我一板子鞭子和三个大炮说：“赶紧给妈出院响去，你不是说耍引钱龙呀？”

“啦啦啦”“咚——当”几声脆响，二百响的小鞭炮和三个大炮转眼之间不见了踪影。

等我回家后，母亲急着对父亲说：“能啦，赶紧倒哇。”

“刷啦啦”一声响，父亲把一桶水倒进了水瓮里。

“闹好啦，钱龙引回来啦。赶紧再去担哇，今儿可得担满水瓮哩。”母亲十分满意地“命令”着父亲。

## 六

朔县城里大约是1974年开始用上自来水的。当时的自来水塔就建在紧挨着南城门的城墙上，水质十分甘甜，比我们巷子口头的井水好喝多了，熬出来的小米稀粥也好像闪着金光一样。

然而，城里一开始的公用水房较少，我们巷子里的人担水需要到东大街的大寺庙门口或北大街与操场街的交叉路口上，来回一趟大约一里地还多哩。遇上引钱龙这一天，担水的队伍排得比巨龙还长，再加上此时水龙头吐出来的水连驴子尿得急也没有，往往是五更天就排上了队，到了早上七点多多了，也顶多能担回一担水来。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了人们引钱龙的高涨的热情，早晨要是担不满水瓮，中午接着担，直到担满为止。用我母亲的话说，这才叫圆满、顺当哩。

大约到了1990年后，朔县城里的自来水开始走进了居民的小院，吃水条件大为改善，再也不用排什么队了。二月引钱龙就是一件很得心应手的事了。虽然说不着早起排队了，但人们依旧起来得很早，大炮似乎响得比七八十年代更早了，更多了。因为九十年代与七八十年代比，人们的生活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如今，朔县早已变成了朔州市，平房变成了楼房。水龙头已接在了厨房，引钱龙就更方便了。然而，当年井台上、水房前担水引钱龙的乐趣却没有了，年轻人的家庭大概也不再捏什么“钱龙”了。我妻子传承了我母亲的做法，年年“蒸装”的时候都要捏一个“钱龙”，等待着二月二的到来。

时代在变化，习俗也会发生变化，今年的二月二尚未到来，回想往年的引钱龙，从清晨此起彼伏的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我们依然听出了朔州人对这一节日的无限的陶醉。

国 娄勤俭 骆源 秦生祥 袁誉柏 袁曙宏 夏光 钱前 徐玉善(女,傣族) 徐永军 徐晓 徐辉 翁杰明 高开贤 高友东 高松 郭树清 郭振华 郭雷 唐华东 黄志贵 黄明 黄俊华(壮族) 曹鸿鸣 鄂竟平 鹿心社 彭金辉(彝族) 蒋卓庆 蒋良 景汉朝 程林 程京 程学源 傅自应 谢经荣 甄占民 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藏族) 赫捷 鲜铁可 雒树刚 谭天星 谭琳(女) 颜印(女)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3月11日于北京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2022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朔州市中心支行编纂的《中国人民银行朔州市中心支行纪略》(以下简称《纪略》)，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是该行打造的朔州金融文化成果“志”“略”“藏”“记”系列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2021年12月《朔州市金融志》出版后，又一部史志类姊妹篇也是《朔州市金融志》极其重要的史料佐证，堪称朔州市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盛事，可喜可贺！

反复阅读体悟全书，带给我无限的体验乐趣和丰富的专业滋养，更深切感受到该书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

**沉寂档案抢救发掘 还原历史传承文化**

202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朔州市中心支行着手编纂《朔州市金融志》。本着“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敬业精神，编纂人员态度认真，累计筛选出2800余份历史档案，为《朔州金融志》公开出版发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纪略》以中国人民银行朔州机构为基本单元，以中国人民银行朔县支行、中国人民银行朔州分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朔州市中心支行档案资料为主体，以钢笔毛笔手书工书、油笔复写、蜡板刻印、铅字印刷、计算机打印等不同时期史料原貌的影印件为载体，通过收集整理、编码扫描、繁简文字转换、电子归档、分类编辑和文献编选等流程环节，历时一年多编纂成书。

《纪略》全书真实地还原了中国人民银行朔州支行自1949年9月成立

以来至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朔州市中心支行各个时期的发展脉络，见证了中国人民银行朔州机构的历史变迁，展示了驻地中国人民银行在党的建设、货币投放、信贷管理、人事和劳资管理、财务会计、储蓄业务、金融监管、安全保卫、纪检监察等方面的工作风貌和发展成就，记录了朔州金融人“其始也简，将毕也钜”的创业史、奋斗史。

**纲目清晰渐次展开 上下对应贯通一体**

《纪略》全书分上、下两册，设12章，大16K本，1462页。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上限追溯至1949年，下限断至2020年。彩插页的个别人物及图片适当下延。以章目结构为主，体例统一规范，时序脉络清晰。《纪略》共分12章，章下设目，单体史料独立成目，内容完整。章下页概述全面精准，文字简洁明了。后列附录、跋。

书中上册编录1949—1998年档案文件94份，以文档扫描影印件为载体，分制度建设、人事管理、工作部署、业务报告、工作总结五章，呈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制度建设、业务开展、履职实践和曲折探索等。下册汇编163份资料文件，116.6万字，在对上册部分影印资料重新释解，简、繁体对照，手写体、印书体转换的基础上，增加1999—2020年各类文件37

(上接第1版)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马兴瑞、王晨、王毅、尹力、刘鹤、刘国中、许其亮、孙春兰、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志、杨晓渡、何卫东、何立峰、张又侠、张国清、陈文清、陈吉宁、陈敏尔、袁家军、黄坤明、刘国君、王小洪、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魏凤和、赵克志、张军、艾勇、曹建明、张春贤、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白玛赤林、陈庆黎、刘奇葆、万刚、卢展工、马飏、张晓光、夏宝龙、杨传堂、李斌、汪永清、辜胜阻、刘新成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闭幕会。外国驻华使节、海外侨胞等应邀旁听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闭幕会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出席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合影留念。

份，以电子版文字方式，设制度建设、人员配置、工资级别、工作安排、先进模范、业务报告、工作总结七章编排。其中绝大部分资料为首次公开出版，对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朔州地区金融事业发展历程和管理体制调整变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上册封面正中为战国新城尖足布币图案。1963年在朔县罗囉村和阳高县均发现了新城布币。新城是雁门关以北最早的城邑之一，也是战国时期赵国在今朔州地区仅有的两处钱币鼓铸地之一。据《史记正义》和《括地志》两部唐代史书所载，新城就在如今朔城区梵王寺村一带。新城尖足布币十分珍贵，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钱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处均有收藏，属于珍稀品，朔州地区悠久璀璨的钱币文化可由此一窥。

封底影印“朔县人民政府”人事调动专用印章图样，体现了中国人民银行是“政府的银行”；正中图案为清朝三式钱，钱正面文“顺治通宝”，背文左“阳”右“一厘”，为权银钱，“一厘”二字为折银一厘(一厘折银一分，十分折银一钱，十钱折银一两)。孙仲汇等五人编著的《简明钱币词典》将此枚钱币确定为5上，较为珍贵。

下册封面正中为东周方足布币图案。1963年阳高县长城乡天桥村出土的一万余枚布币中，只有一枚金文东周布币，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发现的首枚东周布币，堪称稀世珍品。封底为1999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朔州市分行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朔州市中心支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朔州市中心支库”“国家外汇管理局朔州市中心支局”之后的牌匾影印件。

纵观全书，具有系统思维、整体视角、贯通融合的特点。同时，首开党政公文繁体变简体的对照先河，对专业研究人员和科研机构比较研究不同时期规范党政实用公文格式、文种选用、文稿起草撰写等很有帮助，也为研究朔州市域金融发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值得珍藏。

**穿透朔州历史 时空 填补金融文化空白**

中国人民银行朔州机构作为政治机关，70多年来，始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履职担当，尽责有为，贯彻执行货币政策，维护辖区金融稳定，提升金融管理服务，完成了历史与时代赋予的重大任务，为支撑和保障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纪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朔州机构发展的部分历史切片，以一域局部缩影，较为全景地映照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业发展波澜壮阔的雄宏画卷。

以史为鉴，明智力行。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赓续传承朔州金融人的优良传统和可资借鉴的经验做法，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明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不负韶华，踔厉奋发，不断开创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朔州金融人一直在努力。

王孝书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